

表從予遊，竊稱穎悟。余愛之，而不知其為公之子也。後詢其家世，始知為故人之子，因作小傳授之，以志通家之雅。

山陰王畿撰

小傳畢

庭幃雜錄袁氏叢書

錢曉曰：庭幃雜錄者，吾內兄袁衷等錄父參坡袁公并母李氏之言也。參坡初娶王氏，生子二，曰袁曰襄。袁五歲，襄四歲，王氏沒，繼娶李氏，生子三，曰裳。裳曰表。曰衮，衮十歲，參坡亡。又二十七年，李氏棄世。故襄衷所錄父言居多，而衮幼不及事父，獨佩母言自淑耳。參坡博學博行，世罕其儔。李氏賢淑，有識焉。有丈夫氣，觀茲錄，可以想見其人矣。問堯讓天下於許由，經傳不載，豈後人附會歟？

參坡曰按左傳許太岳之後古者申呂許甫皆四
岳之後書云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矣
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乎
傳稱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喜
教也汝祖生平不喜責人每僮僕有過當刑輒與
汝祖母私約我執杖而往汝來勸止我休其意然
身未嘗以怒責僕亦未嘗輕口詈僕汝曾識之
向吾祖鑿半畝池水冬夏不涸鄰池常涸何也曰
池中置牛骨則不涸出西都志

沈科問六藝御為卑今凡上用之物皆稱御官稱
御史何也曰吳臨川云君之枉車與御者最相親
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君所親用之物亦謂
之御

錢南士問何以謂之市井曰古者一井之地以二
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云

袁裳問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曰為月忌凡
事皆避之何所取義曰陰陽書以是三日為九良
星直日故不用其義亦不明河圖九數趨三避五

初一日起一居坎至初五日五居中十四日二十三日五皆居中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錢兩向寒食禁火相傳為介子推而設果爾止該行于晉地何四方皆然也曰余嘗讀丹陽集云龍是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惧火盛故禁火是以有龍禁之忌未必為子推設也

袁襄向月令孟冬臘先祖鄭玄註云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然則臘蜡同乎曰嘗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

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

宋儒教人專以讀書為學其失也俗近世王伯安盡掃宋儒之陋而教人專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其失也虛觀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子亦嘗以讀書為學但須識得本領工夫始不錯耳蓋子曰學向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本領學向是枝葉

作文句法字法要當皆有源流誠不可不熟玩古

書然不可蹈襲亦不可刻意摹擬須要說理精到
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亦須有闡風化不為徒作
乃可言文若規規摹擬則自家生意索然矣
近世操觚習藝者徃徃務為艱詞晦語或二字三
字為句以自矜高古甚或使人不可句讀而味其
理趣則漠然如嚼蠟耳此文章一大厄也爾輩切
不可效之

文字最可觀人如正人君子其文必平正通達如
奸邪小人其文必艱澁崎嶇

晁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持聖教剷除異端則誠
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
世橫行涵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蓋深
取柳而抑韓也爾輩試虚心觀之二公之學識相
去頗遠當知晁公之言不虛耳唐人余知古與歐
陽生書譏韓愈之陋曰其作原道則崔豹蒼牛生
書作諱辨則張誠論舊名也作毛穎傳則袁淑太
園王九錫也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也當時
蓋甚輕之惜今人讀書不多不知韓之蹈襲耳

烟字也潘耒史
浙引少仕偽朝
責李密陳情之

讀書貴博亦貴精蘇文管仲論近世刊本皆作彼
管仲者何以死哉及得宋刻則何字乃可字与上
文可以死正相應許渾詩湘潭雲盡暮山出此世
本也及觀劉巨濟收渾手書則山字乃謬嘗見釋
氏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
乃晉人改之入史耳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
平團志章丸選所載則先帝之靈下尚有若無興
德之言六字又如如是而其義始完也自杜牧有西
下姑蘇一舫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

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
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蓋當時子胥死盛以
鴟夷浮之江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為蠡耳墨子曰
果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証哉
作詩以真情說真境方為作者周濂溪和費令游
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未忍辭官此由
衷之語何其溫柔敦厚也若嬰情魏闕托興青山
徒令人可厭耳

楊升庵嘗評韓退之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
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邪待人
豈聖賢謙已怒人之意此乃韓公生平病處而宋
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此論最當今之人抑又甚焉陰含訛諷如訕如詈
此小人之尤者不可效也

詞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自勲勞于天下
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然乎曰此非君子之
言終儒傳會之說也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

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
也使成王果錫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
天子使史角往報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未許而
况成王乎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之僭始于桓
也閏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閏也僖十
一年書曰四卜郊之之僭始于閏也元儒許自雲
及近代楊升庵諸公皆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
王之賜最為明白

尚史記庚死獄中何以謂之庚曰按說文束縛梓

拙為史史度古通用也

郁九章未訪坐談伍員之員宜作運父曰豈惟如
此澹臺滅明之澹管子淮南子皆音潭郁曰澹與
淡同平曰淡音琰澹音潭文選澹淡聯用本二字
非一字也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
義今多呼繇為由亦悞也郁曰此更有何証曰晉
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不至謂
奉其父諱以嘲之此明証矣又五代王朴朴平豆
反而今人皆呼為樸似此之類不可枚舉

宋儒謂易經象卦爻皆取義于物象者兕犀之
名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
猪神犀形独角知幾知微是則象者取于幾也象
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
像。是則象者取于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
于壁也。蓋懸物之狀也。近世楊慎非之謂卦者圭
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
總名為卦。亦自有理。應邵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
之始。則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其為字從十

為義從去為声，并為義。古文去，去音卦。本經云：交者，交疏之密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是則交者，義所旁也。通也

坤順乾而育物，湯資陰也。月遠日而生明，陰避陽也。

魚生流水者皆鱗白，魚生止水者皆鱗黑。

予夜讀居陳篇，父問曰：君陳是何人？對曰：不知。曰：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王伯厚言之甚詳。且坊記

註有明文可証也。

秋氏論人有定業，有不定業。不定業可憊，定業不可憊。罪大惡極，皆為不定業。皆可憊。改定業有四：忠、仙、身、血。殺阿羅漢，毀正法，及謗無心道人，是也。大率天壤間人，惟聖人為尊。法惟正法為尊。仙羅漢皆聖人也。人能一時無心，便是一時聖人。一日之心，便是一日聖人。故皆不可犯正法。乃萬世人天眼目，以凡夫而輕肆誣毀，得罪如何不重。吾目中見毀仙闡教，及折僧房，僭寺基者，其子孫

皆不振或有奇禍碌之者姑不論崑山魏祭酒崇
儒闡釋其昏官毀亦祖遺鉢在鄉又拆寺興書院
畢竟絕嗣繼之者亦絕鼎雙江為蘇州太守以興
儒教闢異端為已任勸僧蓄髮飯農一時諸名公
如陸釵顧存仁輩皆佃寺基闢鼎公無嗣即有嗣
當亦不振也吾父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
然儒者也然亦闢仙近又折庵為家廟闢陸秀卿
枉岳州亦專毀淫祠而間及寺宇論沈陸之醇腸
碩行雖百世子孫保之可也論其毀法輕教寧能

在報乎爾曹識之吾不及見也

同作詩之法曰以性情為境以無邪為法以人倫
物理為用以溫柔敦厚為教以凝神為入門以超
悟為究竟

元師征阿骨利國衣短甚蒸羊脾未熟而天明盂
已近西蕃故也仙生中印度在兩瞻部洲之中有
白日晝白月晝而無夜此方僻在海涯生年此者
自以為中國而不知更有中國也醯難止知醋在
為大耳寧知在之外更有天地日月乎自小學以廢

爾雅說又無留心者士人行又多所謬誤雖正其
不免焉按說又率鳥者繫生鳥以未之者圖之音
由故獵人有圖鹿唐呂溫乃作由鹿賦以圖為由
誤也蜀人謂先為瞻取瞻上黃髮義有賦王小瞻
作亂宋史乃作王小波當改正

父與予講太極圖吾母從傍聽之父指圖曰此一
圈從伏羲一畫圈將轉末以形容無極太極的道
理母笑曰這箇道理并圈不住只此一圈却是真
父告予曰太極圖世母已講竟遊掩卷而起

母問眼前順逆好醜種種皆實何能使不累心父
曰睡必有夢夢中所見順逆境界憂喜宛然覺來
床上安眠何曾是實皆是平時意識所為則可知
日間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
三世境界皆在意識中夢覺之境雖殊總不出于
意識如過去之身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
若不想不生境終不現汝但過去身不想未來身不
追現狂事不着則一念不生萬法皆寂只此便是
醒人境界母曰過去未來身吾能不想只現在事

如何不着父曰遇順境而不欣遇逆境而不厭使
是不着母曰一時未能如之奈何父曰以漸習之
一分不着便有一分安樂隨時隨處便可用功
三兄問儒道與釋老同異父曰天不變道亦不變
聖人安得有兩心但開口設教時節因緣各不同
則不異而異身同曰儒教今日大明當天親老則
共語之何也笑曰今日大患正在儒教不明使孔
孟之心久不自于天下身同儒教家為人誦何故
不明曰儒者以率性為道以天命為性而天載無

聲無臭者也聲臭至微至妙而猶曰無之則性道
之所自來乃在太虛無象之中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增之不加去之不減大聖大賢終身用之而不
能盡至愚至不肖者弃日用飲食而不能違故曰
不可須臾離世儒乃不信現前是道而必欲看意
求之不知終加一分意思便與道相遠中庸分明
說可離非道而世儒常以道為可離是世儒所認
之道與子思所見之道天地懸隔孔子曰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道理本是直截知的還

他知不知的還他不知這便是知但除當下妄心
向後別無玄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存子之心無知無識只此無知無識便是大
人體既故不必加添但能不失便是究竟又曰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為不
欲我之真心我能因此真心而果不為不欲之但
能去垢何用覓真只此便是一了百當世儒解論
語是知也則曰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禮字
是不信此為真知而謂向外別有知也解孟子大

人章則曰擴而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不信
大人之心即赤子之心而謂向外別有增益也解
無為章則曰義不可勝用矣是不信無為無欲為
究竟而謂向外別有義理也四書五經雖家為人
誦而訓詁失真大道轉蔽三兄起曰今日當如何
用功既得不錯曰不用求知不用求能但只求箇
無知無能五百行中以嬰兒行為第一你看那嬰
兒胸中無一毫見解無一毫把握率真而行亦無
真可率只此便是聖人行徑

王汝中魏子材沈一之過門共論人心道心之旨
其言甚悉又不謂然一之請解又曰人心者乃從
人而生者也如同聲起念此心乃從人身而生見
色起念此心乃從人目而生眼目鼻舌身意總是
人身中物即今論道理思量得極玄極微總是從
人意而生都是人心如鏡中之像水中之月究竟
不實古今豪傑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認此為真
認賊為子終成墮落故曰惟危道心者從天命之
性而來不由聞見而知不由思惟而得此虛融靈照

並無出入往來之相既無出入不在空有不可以
有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智識卜度談其妙體
故曰惟微汝中論精一執中曰道心時時現前人
心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解者乃
謂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豈有一心為主一心又在
傍邊聽命之理又曰是則然矣道心是何物要他
如何做主大抵主人心則徧于私主道心則著于
理總非中道精者看得明明白白潔潔淨淨擬心
即雜動念即污常觀遍世間惟是一味清淨堂敞

之性即此能觀之念亦是一味清淨瑩徹之性所謂惟精也人心道心本是一箇見聞覺知處即是無聲無臭處道恒是心不涉人心心即是道不離人心如水即波不得波相波即是水不壞波相是以穢淨無間事理一源即人心而見道心觀世事而証真理所謂惟一也汝中又言危者常危如何安得微者常微如何著得父曰豈惟如此宋儒說動靜之為無過不及為中亦謬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能精能一其境界乃在情識未形以前渾

然太虛無碍若說動靜之為無過不及乃在發皆中節之後雖中和原無先後可分然世儒原不識中之本體所談都是說夢





